

主編的話

本期收錄了 2018 年 4 月 12 至 13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國際會議的文章。當中的經驗來自印度、菲律賓、韓國、台灣、日本、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學者從多個不同角度思考基督徒合一運動在亞洲的情況，為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闡述了方向。現謹先簡介各論文，然後就香港的情況作一些聯想。

首先，我們有賴品超的〈神愛和人愛：就亞洲合一再訪路德 1518 海德堡辯論〉。他的評論認為「路德在海德堡爭議中就神愛和人愛的辯證法，相對於亞洲各種宗教／哲學傳統中普遍存在的非二元主義思維方式而言，似乎來得太二元論。」「如果遵循曼多馬對路德的解釋，會發現神愛與人愛在實踐之間沒有絕對的矛盾，人類是可以實踐神愛的。此外，路德和阿奎那之間可能存在一些共同點，可以是羅馬天主教和信義宗之間對話的基礎。」

今天，基督徒合一運動由普世教會協會（WCC）代表，於 1948 年成立，可說是「基督徒合一運動的旗艦」。Kuncheria Pathil 在〈合一運動的未來〉中引用協會的觀察，「沒有一個教會可以聲稱自己是唯一有效或唯一真正的。個別教會及其身份都是我們的寶貴遺產，必須保持和保護，卻不應被視為是靜態和封閉的。沒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教會是終極完成品，他們總是在施與受的過程中成長。」協會發起的信仰和秩序運動有以下結論：（1）教會之間的「同」遠遠超過他們的「異」，他們在基本上是團結一致的。（2）天主教和新教是兩種不同的方法，它們是互補的而不是矛盾的。（3）社會經濟

和文化因素是許多教義和神學問題的根源。(4) 團結和多元必須攜手並進，前路應以環境為本，走向「多元統一」。

正如Jan S. Aritonang在關於〈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的宗派主義概述〉中所說，「基督徒之所以值得並有權被稱為基督的門徒，不是因為他們屬於某種教派，而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跟隨耶穌。」作者分別介紹信義宗、長老會、聖公會、浸信會、門諾派、循道衛理、復臨信徒、福音派和五旬節——靈恩派，也觀察了普世教會協會（WCC），東亞基督教議會（CCA）和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ATESEA）的運作。

當馬丁·路德在 1517 年初開始挑戰天主教會的一些做法時，羅馬教皇的首要地位受到挑戰。教皇無謬誤一直是受爭議的問題。1995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裡認為，如要實踐合一，羅馬主教為首這問題是五個主要需要探討的領域之一。Philip L. Fuentes 在〈邁向團結和慈愛事工——看基督新教領袖和神學家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的回應〉調查了基督新教的回應，包括路德教會、改革宗、英國聖公會、循道衛理、長老會、五旬節派、福音派、浸信會，以衡量他們對通諭的接受程度。正如 Fuentes 所觀察，「他們一致認為，教宗提供了一個平台，批判地承擔並研究了幾個世紀以來的僵局，帶來了新局面。這展現了基督新教對天主教文獻態度的重大轉變。通諭受基督新教的正面評價，其中一個原因是通諭所使用的語調有明顯的轉變——就像兄弟一般，表現出教宗的謙遜。

事實上，1999 年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理事會和世界信義宗聯合會簽署了《關於稱義教義的聯合聲明》，宣稱雙方教會對「通過對基督的信念，憑藉神的恩典稱義」這一觀點的一致。澄清了天主教會與改革傳統中出現的教會之間神學和解釋上的誤解。

更廣泛的合一

那麼亞洲的基督徒合一運動又怎樣呢？Kyo Seong Ahn 在〈從歷史角度看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及其貢獻〉中提醒我們：「成立一個亞洲基督徒合一的組織，最初是在 1938 年印度坦巴拉姆舉行的 IMC 會議上提出的，也就是耶路撒冷會議十年之後。Aswin Fernandis 在〈印度基督教的組織團結，東正教和西方基督教走向合一之道〉一文中指出，在坦巴拉姆會議期間，「亞洲參與者，不論他們所屬的教派如何，都提出了對西方基督教的挑戰，質疑其對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的消極態度……這為今天所謂的更廣泛的合一鋪路，意味著教會與各種宗教傳統的對話與合作。」

不止一位學者提醒我們，Ecumenical（基督徒合一）這個詞來源於 Oikoumene，它最初意味著可居住的世界，含義後來被延伸為一個指基督教派合一的教會術語。Ahn 說：「自世紀之交以來，基督徒合一運動，包括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已從家族事宜轉變為與社會合作的事宜。這標誌著多元的合一，由基督徒的合一，擴展到更廣泛的合一，可居世界的合一，基層的合一。」

與西方不同，東南亞的基督教是進口的。亞洲本身是一個擁有不同宗教的地方：儒家、佛教、道教、印度教、穆斯林等。在一些國家，基督徒是他們國家的少數民族，如印度、馬來西亞、台灣、日本。Fernandis 繼續說道：「我們教會面對的問題跟西方教會面對的問題並不相同。以看待歐洲問題的方式看待我們，接受他們的解決方案作為我們的解決方案，兩者都是愚蠢的。」Ahn 認為「更廣泛的合一意指與其他宗教建立關係，這對那些基督教是少數宗教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

〈從基督徒內部走向多元宗教合一——印度尼西亞〉一文的作者 Karel Steenbrink 為我們提供了印度尼西亞的宗教現象。雖然基督徒是佔 10% 的少數民族，但他們在許多方面與絕大多數的穆斯林擁有相同的權利。「除了一些例外，多元宗教已被公認為公共生活

的永久現實。」印度尼西亞 Gunung Kasih (愛之山)建於 2002 年，是一個容納五個宗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地方，五個宗教的崇拜空間並列，信徒可以在鬱鬱蔥蔥的熱帶山丘上聚集、冥想和崇拜。Steenbrink 指出：「為了建立和諧的關係，印度尼西亞教會和其他宗教創造了一種對宗教非常開放的局面。」

在〈亞洲組織、新教傳統和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1910-2010)——馬來西亞和新加坡〉，John Roxborough 說：「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與亞洲許多地區一樣，宗教不是理論的建構，而是家庭、鄰居和朋友的生活方式。」儘管在神學、風格和地理位置上不同，但這些亞洲組織的一大貢獻是提倡「多元宗教就是生活一部分的事實。」

台灣的基督徒佔台灣人口的5.86%。Paulin Batairwa 在〈基督徒合一是台灣基督教的特徵嗎？初步評估方法論〉向我們提供了具體的交流事例，包括神學院之間的交流，泰澤祈禱和聖經翻譯的聯合行動。Batairwa 斷言「作為一個基督徒並不意味著文化疏離，而是在社會中生根，且有不同的活力。」這與黃錦文的〈祭祖在華人社會的合一啟示〉相呼應。在現今開放的社會裡，宗教身份和文化認同之間的矛盾已經減弱。回顧歷史，中國在 17 和 18 世紀期間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來華就引起了禮儀之爭。借用卡爾·拉納的符號神學，黃錦文認為「祭祖是我們孝道文化和禮儀的表達，與天主教會的經文和教會的教義完全一致。」他也認為同樣的概念適用於天主教會的圖像和雕像，這為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對話開闢了共同點。

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合作也可以在日本得到見證。日本福音派路德教會 (JELC) 被認為是「雙重少數」。在宗教改革 500 週年之際，日本 JELC 和天主教主教於 2017 年 11 月在日本南部的長崎 Urakami 大教堂共同舉辦宗教改革 500 年會議，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一例子。在那裡，路德教會和天主教徒為悔改和和解而共同祈禱，為一起締造和平而祈禱。Arata Miyamoto 在〈日本在宗教改革 500 週年的合一追尋與未來〉一文論及「誰是你的鄰人」這個概念，並栩栩如生地用了頭腦、心靈和雙手的對話作比喻：「過去

50年來兩個教會之間的神學對話是頭腦的對話；共同祈禱是心靈的對話；『意向聲明』象徵雙手的對話。」這些教會也開始了一些共同項目，如對難民和移民的支援。

Pathil 指出，體制和可見的合一得到的支持越來越少，反而共同祈禱、精神體驗和社會承諾的合作則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同情和鼓勵。

印度對婦女和女孩的暴力文化不僅僅是一場國家危機，而且對印度教會和提倡性別正義的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構成了挑戰。Moumita Biswas 在〈印度基督教女性改革者：轉型策略〉中，為我們舉了三位印度婦女的例子：Pandita Ramabai, Shanti Solomon 和 Mary Roy，她們為改變印度社會做出了獨特的貢獻。Shanti Solomon 的貢獻得到了亞洲和全球基督徒合一運動的廣泛認可，她在教堂內與基督徒女性一起工作，並參與禱告運動。Pandita Ramabai 是公認為基督徒的社會改革者。Mary Roy 亦被公認為印度女權運動史上的女性活動家和改革者。Biswas 強調，從亞洲女權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印度的基督徒合一，必須將其置於更廣闊的人類合一之中。因此，基督徒合一運動不應僅僅局限於教會的內部發展和關係上。

公共神學

Kyo Seong Ahn, 鄭仰恩和 Sivin Kit 都論及公共神學。Ahn 說：「就合一的層次而言，教會和社會的距離並不遙遠，因此，基督徒合一運動與社會的關係是必不可少的，既不是次要的也不是外圍的。」由公共神學 Ahn 提出「公共基督徒合一」，要求「教會在社會政治問題上採取新的立場：成為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領導者，利用教會獨有的文化和遺產，與其他民間社會團體合作，追求共同利益。這是教會的全新體驗，也許也是唯一選擇。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像韓國這樣的亞洲國家，教會沒有意識到社會環境的變

化，仍試圖對社會產生強烈影響，但社會只把他看成是一個濫權的利益集團。」

鄭仰恩於〈後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分歧和新興公民社會：當前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面臨的挑戰〉一文中承認：「基督徒是否應該參與社會和政治行動在教會仍然存在分歧。」這跟亞洲人信仰私有化的概念以及長期疏遠的公眾意識有關。借用了新西蘭神學家的理論，鄭仰恩認為可以給公共神學一些方向：有能力偶爾為公民社會的公眾利益發聲；將基督教傳統的「智慧」和「財富」引入公共對話，以促進社會福祉。

在〈分裂中的真相：馬來西亞基督教聯合會的獨立日和馬來西亞日聲明〉，Sivin Kit 概述了基督徒在該國面臨的情況。馬來西亞的基督徒也是少數，2011 年佔全部人口的 9.1%。通過研究馬來西亞基督教聯合會（CFM）發佈的獨立日和馬來西亞日聲明，作者試圖深入了解馬來西亞基督徒的生活和使命，為進一步的基督徒合一、跨文化和宗教間交往提供了橋樑，從而強化他們在公共神學的範疇。「這些陳述清楚地表明，CFM 不再僅僅代表基督徒社區和利益發言，而是會在社會問題上公開、明確和勇敢地發言。這些陳述在本質上具普遍性，針對具體事件意味著他們希望在權者和民眾都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在菲律賓，天主教是主導宗教，Lizette Pearl Tapia-Raquel 在〈社區、團結、存活——菲律賓基督徒合一運動的反思〉中審視殖民化如何埋葬這個地方的土著文化、神話和故事。今天在菲律賓建立地道神學需要傾聽最脆弱的社區的聲音：城市貧民，在該國工作的勞動者等。菲律賓的基督徒合一運動選擇了與最貧窮和最受壓迫的人群作激進團結。「始終，合一精神不僅僅是為了教會的團結，而是為那些最需要上帝的人服務。」基督徒合一運動就是要前去人們為生命而哭泣的地方。

香港的環境

在香港，可負擔的居所是很多香港人關心的議題，特別是年輕一代。以往，我們可以靠自己努力而改善生活質素；今天，年青人向上游的機會似乎少了。基督徒怎樣回應呢？在行政長官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提出了一些土地供應計劃，包括新界棕地發展、土地共享及活化工廈的中短期規劃，以及長遠的明日大嶼人工島規劃。願景旨在推動香港經濟，改善民生，滿足住屋和就業的希望。這毫無疑問是實際的希望，但我們是否也應關心精神上的需求和發展，培養自己和下一代有愛與關懷的情操？

試想，有一個教堂，可以容納不同基督宗教的基督徒，有共享的活動空間，並提供住所予年輕人或有需要的人。位於德國漢堡的 *Ökumenisches Forum, Hafencity* 就是一座神聖的住宅和辦公樓，匯聚了 21 個教會的多樣性和傳統。地面設有共用小教堂、咖啡廳和多功能廳；上層設有辦公室、住宅區、城市修道院和客用區。

合一小教堂富有靈活性，祭壇、講台和十字架是共享元素。成員教會的多樣性體現在兩面磚牆的設計中：入口左側的磚牆以聖像畫為主，代表俄羅斯東正教、希臘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會。入口右側的磚牆則以文字為主，代表新教，磚塊上刻有文字。左、右兩邊圖像和文字的相互對話，讓大家雖然有差異，但仍然可共處一室。總經理 *Henning Klahn* 表示，*Forum* 在整個歐洲是獨一無二的，這些教會強調彼此間的關係，而不是差異。

香港可以參考這個做法嗎？來自不同基督宗教的基督徒能否擁有共同的禮拜空間，同時又能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居所？在這個設想上我們是否有對話的空間？*Pathil* 說，不同基督教派之間在信仰和教義問題上達成完美共識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問道：「基督徒合一的優先考慮是甚麼？在教會的制度裡找尋基督，還是在社會邊緣尋求基督呢？在舊約出谷記中，上帝絕對是站在外圍那些在埃及被壓迫的人民的一邊……所有教會都必須從中心走到外圍，參與窮

人、受壓迫者和被邊緣化者的生活，從而轉化社會，成為團結人類（不論宗教信仰、文化、社會地位）的工具。

誰在香港的邊緣掙扎？希望能獨立自主的年青人？還是被社會既定規範邊緣化的人？社會有實際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孟一仁在〈約瑟·拉辛格對基督徒合一的態度〉一文說：「我們的教會仍然執著於教義的純潔和教會的正直，以至忽視了基督為窮人和被壓迫者服務的命令。事實上，這是我們努力促進基督徒團結的重要任務之一。」孟一仁認為亞洲的基督徒合一運動有其自身的意義，因為「貧富差距正在迅速擴大……在宗教多元化的過程中，一個謀求大眾福祉的務實合一取向，會更有意思。例如，來自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包括羅馬天主教徒，可以在慈善和社會工作中合作……拋開教義差異，共同努力解決與貧困、正義、和平和生態等問題。」這種觀點在香港尤其適用。在回應施政報告時，無論是棕地、土地共享、活化工廈還是明日大嶼，基督徒能否攜手，共同在未來的土地供應中發揮作用，以市民的共同利益為目標？

在本期刊中，亞洲基督徒合一運動可以歸納出一些共同的概念，即：接受、尊重和理解。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一直以學術方式，跟不同的基督宗教交流。2018 年舉辦了禮儀空間與建築研討會，2019 年舉辦神聖與音樂研討會暨音樂、祈禱會，邀請來自不同基督宗教的專家共聚、互相交流。我們不是做合一的事，而是合一地做事，即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合一精神，如欣賞建築和分享音樂。通過這些活動，我們相互溝通和學習。正如 Batwaria 所說，「基督徒的身份並非主要來自屬於某一教派，而是來自對耶穌精神的認同，並以像似祂為己任。」

廖淑勤

2018 年 12 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